

雅

致

经

典

系

列

海南出版社

她原是漂泊的归客，并且归来后

依旧漂泊，她对着这凉云淡雾中的

月影波光，只觉幽怨凄楚。她几次

问青天，但苍天冥冥依旧无言！这

孤舟夜泛，这冷月只影，都似曾相

识。

月夜孤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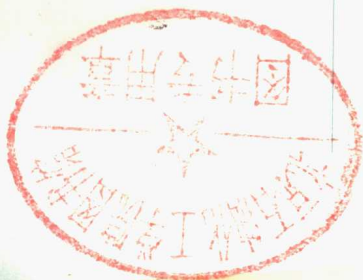
庐隐 / 著



廣 隱 / 著

月夜孤舟

112274



石化 S099490G

月夜孤舟

卢 隐 著

责任编辑 洪 声

责任校对 樊 敏

*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105.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印刷

1997 年 3 月第 2 版 199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3.125

字数:283 千 印数:5000 册

ISBN7-80617-205-X/1·51

定价:18.80 元

人与人的交接不得已而戴上假面具,那是人间最残酷最可怜的事实,如果能够在某一人面前率真,那就是幸福……

—— 庐 隐

目 录

前言

如诗的雅趣

星与晨	胡 讷(3)
没有月亮的月夜	辛 尔(5)
月	乐 石(6)
团圞今夜月	石 耶(7)
新秋的月夜	冯 霁(9)
夕	士 明(10)
夜之光	山 立(11)
森林的夜	流 星(11)
江轮月夜的一夕	仲 谦(13)
寒夜泛舟(节选)	鲁 迟(15)
远处的灯火	石 耶(15)
灯	顾文元(17)
灯和天	金文桦(19)
油灯	石 砵(20)
装水的车	沈圣时(22)
船	鲁 迟(23)
塔	胡 讷(24)
桥	菩 萨(25)
桥的故事	骆宾家(26)
街的素描	彭子冈(28)
古屋	章 甫(29)
墙	靳 以(30)
窗	江上青(33)
茶铺	吴雋蝉(34)

○郭君梦良行状	(75)
○寄天涯一孤鸿	(80)
○灵海潮汐致梅姊	(90)
○寄梅窠旧主人.....	(101)
○月夜孤舟.....	(105)
○吊英雄.....	(108)
○愁情一缕付征鸿.....	(110)
○《曼丽》自序.....	(114)
○生命的光荣.....	(115)
○醉后.....	(120)
○寄波微.....	(124)
○雷峰塔下.....	(127)
○祭献之辞.....	(130)
○石评梅略传.....	(136)
○夜的奇迹.....	(146)
○星夜.....	(148)
○美丽的姑娘.....	(150)
○春的警钟.....	(152)
○秋声.....	(154)
○赠李唯建.....	(156)
○几句实话.....	(158)

○东京小品.....	(162)
○秋光中的西湖.....	(208)
○给我的小鸟儿们.....	(216)
○玫瑰的刺.....	(227)
○灾还不够.....	(264)
○屈伸自如.....	(266)
○监守自盗.....	(268)
○愧.....	(270)
○夏的歌颂.....	(272)
○恋爱不是游戏.....	(274)
○花瓶时代.....	(276)
○我愿秋长驻人间.....	(278)
○男人和女人.....	(280)
○窗外的春光.....	(282)
○西窗风雨.....	(286)
○我的创作经验.....	(290)
○吹牛的妙用.....	(292)
○童年时代.....	(295)
○中学时代.....	(312)
○第一次的教员生活.....	(318)
○大学时代.....	(323)

○著作生活.....	(335)
○思想的转变.....	(342)
○社会经验.....	(348)
○从来不追悔.....	(355)
○我的宗教.....	(357)
○我的嗜好.....	(359)
○我创作时的习惯.....	(361)
○我对于教育的意见.....	(363)
○我对于恋爱的主张.....	(367)
○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.....	(369)
○云鸥情书选.....	(374)

碧涛之滨

今天的天气燥热极了，使得人异常困倦。我从电车下来的时候，上眼皮已经盖住下眼皮；若果这时有一根柱子支住我的摇撼的身体，我一定可以睡着了。

竹筠、玉亭、小酉、名涛、秀澄都主张到中国饭店去吃饭；我虽是正在困倦中，不愿多说话，但听见了他们的建议，也非常赞成，便赶紧接下道：“好极！好极！”在中国饭店吃了一饱，便出来打算到我们预计的目的地——碧涛之滨去。

一带的樱花树遮住太阳，露出一道阴凉的路来。几个日本的村女站在路旁对我们怔视，似乎很奇异的样子；我们有时也对她们望望，那一双阔大的赤脚，最足使我们注意。

樱花的叶长得十分茂盛；至于樱花呢，只余些许的残香在我意象中罢了。走尽了樱花荫，便是快到海滨了，眼前露出一片碧绿平滑的草地来。我这时走的很乏，便坐在草地上休息，这时一阵阵地草香打入鼻观，使人不觉心醉。他们催促我前进，我努力的爬了起来，奔那难行滑泞的山径。在半山上，我的汗和雨般流了下来；我的心禁不住乱跳。到山滨的时候，凉风打过来，海涛澎湃，激得我的心冷了，汗也止了，神情也消沉了。我独自立在海滨，看波浪上的金银花，和远远的云山；又有几支小船，趁风破浪从东向西去，船身前

后摇荡，那种不能静止的表示，好像人们命运的写生。我不禁想到我这次到日本的机遇，有些实在是我想不到；今天这些同游的人，除了玉亭、竹筠、秀澄是三年以来芸窗相共的同学外，小酉和名涛全都是萍水相逢，我和他们在十日以前，都没有见过面，更说不到同好，何况回到这人迹稀少的乡村里来听海波和松涛的鸣声……

我正在这样沉思的时候，他们忽催我走，我只得随了他们更前奔些路程。后来到了一个所在，那边满植着青翠的松柏，艳丽的太阳从枝柯中射进来，更照到那斜坡上的群草，自然分出阴阳来。

我独自坐在群草丛中，四围的芦苇差不多把我遮没了；同来的人，他们都坐在上边谈笑。我拿了一枝秃笔，要想把这四围的景色描写些下来，作为游横滨的一个纪念；无如奔腾的海啸，澎湃的松涛，还有那风动芦苇刷刷的声浪，支配了我的心灵，使我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写起来。

在芦苇丛中沉思的我，心灵仿佛受到深醇的酒香，只觉沉醉和麻木。他们在上面喊道：“草上有大蚂蚁，要咬着了！”但是我绝不注意这些，仍坐着不动。后来小酉他跑在我的面前来说：“他们走了，你还不回去吗！”我只是摇头微笑。这时我手里的笔不能再往下写了；我对着他不禁又想起一件事来。前此我想不到我会到日本来，现时我又想不到会到横滨来，更想不到在这碧涛之滨，他伴着我作起小说来；这不只我想不到，便是他恐怕也想不到。天下想不到的事，原来很多；但是我的遭遇，恐怕比别人更不同些。

我无意的往下写，他无意的在旁边笑；竹筠更不久也跑到这里来，不住地催我走。我舍不得斜阳，我舍不得海涛，我

怎能应许她就走呢？并且看见她，我更说不出来的感想，在西京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一个朋友，和她的容貌正是一样。现在我们相隔数百里，我看不见她天真的笑容，也听不着她爽利的声音；但她是我淘气的同志，在我脑子里所刻的印象，要比别的人深一些。世界上是一个大剧场，人类都是粉墨登场的俳優。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自己是正在作戏，事事都十分认真，他们说人大了就不该淘气，什么事都要板起面孔，这就是道德，就是作人的第一要义；若果有个人他仍旧拿出他在娘怀里时的赤子天真的样子来，人家要说不会作人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娘怀里的赤子了，然而我有时竟忘了我是应该学作人，正经的面孔竟没有机会板起，这种孩子气差不多会作人的人都要背后讥笑呢。想不到他又是一样不会作人，不怕冷讥热嘲，竟把赤子的孩子气拿出来了。——我从前是孤立的淘气鬼，现在不期而遇见同调了；所以我用不着人们介绍，也用不着剖肝沥胆，我们竟彼此了解，彼此明白，虽是相聚只有几天，然而我们却作了很好的朋友。……我想到这里，小酉又来催我归去，我只顾向海波点头，我何尝想到归去！

竹筠悄悄地站在我的身后，我无意回头一看，竟吓了一跳，不觉对她怔视；她也不说什么，用手拊在我的肩上，很温存的对我轻轻说道：“回去罢！”这种甜蜜的声音，使得我的心醉了……

名涛从老远的跑来道：“快交卷罢！不交便要抢了！”其实我的笔是随我的心停或动的，而我的心意是要受四围自然的支配的；若要我停笔，止有四围的环境寂静了，那时候我便可掷我的秃笔在那阔无际涯的海波里……。现在呢，我的笔不能掷；不过我却不能不同碧海暂且告别，也不能不同涛

声暂时违离。我又决不忍心叫这些自然寂寞；碧涛之滨的印象，要同我生命相始终呢！

灵魂的伤痕

我没有事情的时候，往往喜欢独坐深思，这时我便把自己站在高高的地方，——暂且和那旅馆作别，不轩敞的屋子——矮小的身体——和深闭的窗子——两只懒睁开的眼睛——我远远地望着，觉得也有可留恋的地方，所以我虽然和他是暂别，也不忍离他太远，不过在比较光亮的地方，玩耍些时，也就回来了。

有一次我又和我的旅馆分别了，我站在月亮光底下，月亮光的澄澈便照见了我的全灵魂。这时自己很骄傲的，心想我在那矮小旅馆里，住得真够了，我的腰向来没伸直过，我的头向来没抬起来过，我就没有看见完全的我，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今天夜里我可以伸腰了！我可以抬头了！我可以看见我自己了！月亮就仿佛是反光镜，我站在他的面前，我是透明的，我细细看着月亮中透明，自己十分的得意。后来我忽发见在我的心房的那里，有一个和豆子般的黑点，我不禁吓了一跳，不禁用手去摩，谁知不动还好，越动着这个黑点越大，并且觉得微微发痛了！黑点的扩张竟把月光遮了一半，在那黑点的圈子里，不很清楚的影片一张一张的过去了，我把我所看见的记下来：——

眼前一所学校门口挂着一个木牌，写的是：“京都市立高

等女学校”。我走进门来，觉得太阳光很强，天气有些燥热，外围的气压，使得我异常沉闷，我到讲堂里看她们上课，有的作刺绣，有的作裁缝，有的作算学，她们十分的忙碌，我十分的不耐烦，我便悄悄地出了课堂的门，独自站在院子里，想藉着松林里吹来的风，和绿草送过来的草花香，医我我心头的燥闷。不久下堂了，许多学生站在石阶上，和我同进去的参观的同学也出来了，我们正和她们站个面对面，她们对我们作好奇的观望，我们也不转眼的看着她们。在她们中间，有一个穿着紫色衣裙的学生，走过来和我们谈话，然而她用的是日本语言，我们一句也不能领悟，石阶上她的同学们都拍着手笑了。她羞红了两颊，低头不语，后来竟用手巾拭起泪来，我们满心罩住疑云，狭窄的心，也几乎迸出急泪来！

我们彼此忙忙地过了些时，她忽然蹲在地下，用一块石头子，在土地上写道：“我是中国厦门人”。这几个字打到大家眼睛里的时侯，都不禁发出一声惊喜，又含着悲哀的叹声来！

那时候我站在那学生的对面，心里似喜似悲的情绪，又勾起我无穷的深思。我想，我这次离开我自己的家乡，到此地来，不是孤寂的，我有许多同伴，我，不是飘泊天涯的客子，我为什么见了她——听说是同乡，我就受了偌大的刺激呢？……但是想是如此想，无奈理性制不住感情。当她告诉我，她在这里，好象海边一只雁那么孤单，我竟为她哭了。她说她想说北京话，而不能说，使她的心急得碎了，我更为她止不住泪了！她又说她的父母现在住在台湾，她自幼就看见台湾不幸的民族的苦况，……她知道在那里永没有发展的机

会，所以她才留学到此地来，……但她不时思念祖国，好象想她的母亲一样，她更想到北京去，只恨没有能力，见了我们增无限的凄楚！她伤心得哭肿了眼睛，我看着她那暗淡的面容，莹莹的泪光，我实在觉得十分刺心，我亦不忍往下看了，也忍不住往下听了！我一个人走开了，无意中来到一株姿势苍老的松树底下。在那树荫下，有一块平滑的白石头，石头旁边有一株血般的红的杜鹃花，正迎风作势；我就坐在石上，对花出神；无奈兴奋的情绪，正好象开了机关的车轮，不绝的旋转。我想到她孤身作客——她也许有很好的朋友，但是不自然的藩篱，已从天地开始，就布置了人间，她和她们能否相容，谁敢回答呵！

她说她父亲现在台湾，使我不禁更想到台湾，我的朋友招治，——她是一个台湾人——曾和我说：“进了台湾的海口，便失了天赋的自由；若果是有血气的台湾人，一定要为应得的自由而奋起，不至象夜般的消沉！”唉！这话能够细想吗？我没有看见台湾人的血，但是我却看见眼前和血一般的杜鹃花了；我没有听见台湾人的悲啼，我却听见天边的孤雁嘹栗的哀鸣了！

呵！人心是肉作的。谁禁得起铁锤打，热炎炎呢？我听见我心血的奔腾了，我感到我鼻管的酸辣了！我也觉得热泪是缘两颊流下来了！

天赋我思想的能力，我不能使 he 不想；天赋我沸腾的热血，我不能使 he 不沸；天赋我泪泉我不能使 he 不流！

呵！热血沸了！

泪泉涌了！

我不怕人们的冷嘲，也不怕泪泉有干枯的时候。

呵！热血不住地沸吧！

泪泉不竭地流吧！

万事都一瞥过去了，只灵魂的伤痕，深深地印着！

东游得来的礼物（外一篇）

当我离开祖国海岸的时候，正是落英缤纷，送春回去；现在我回来了，院子里头的碧桃，已结子了，“光阴草草人事劳”真不禁怅惘前尘！

我这次到了日本，沿途饱赏了海上的生涯，领略了岛国的风光，在我的脑膜上，刻了许多的新影片，时时涌现出来。每逢奔波的余暇常常独自凭栏；听满院的松声，澎湃如涌波涛；有时蕉雨淅沥，滴滴新翠，浸透了我软弱的心，微妙不可名言的情绪之流，占据了我心灵的全部，这时我的纸笔就不免要忙碌了。

我觉得万物都可以任意和我聚散，我对于万物的聚散，也觉得如行云流水，任其自然，在这种淡泊的生涯中，那枝不满三寸秃了尖的钢笔，和无论什么样的纸，却使我深深迷恋，不能有一天离开他，在我苦闷的时候，安慰我；在我兴奋的时候，鼓舞我；任是我用他诅咒人群，任是我用他赞美自然，他都不反抗我，在这广漠的世界上他们总算是我共生死，同患难的好朋友了。这次东游得来的礼物，也都亏他替我携回，我真是永远感激他，用最红的，最热的血，供养着他；更用最清的，最透明的——可以照见人心的泪，浸透了他，才能写出洋洋洒洒美丽的文字来，和人们赤裸裸地心接触，唉！怎